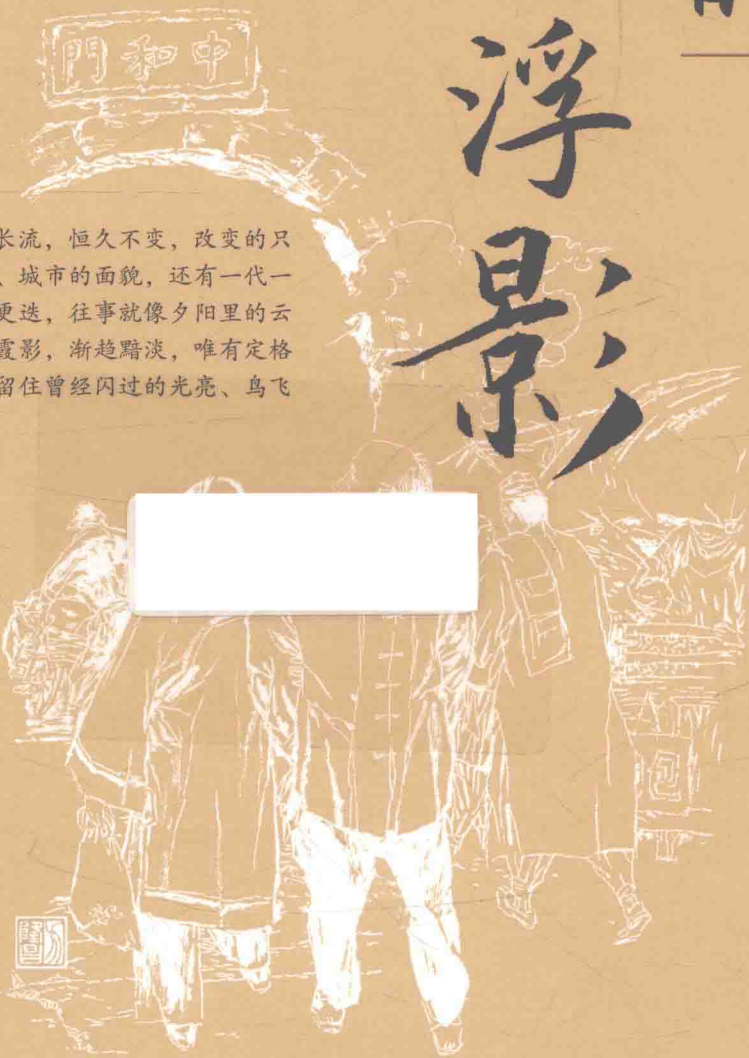


姜燕鸣 / 著

# 武汉的

# 沉香浮影

长江之水长流，恒久不变，改变的只是两岸的风景、城市的面貌，还有一代一代的人。岁月更迭，往事就像夕阳里的云彩、江面上的霞影，渐趋黯淡，唯有定格那些瞬间，以留住曾经闪过的光亮、鸟飞过的痕迹。



版  
WUHAN  
PUBLISHING HOUSE  
武汉出版社

◎ 姜燕鸣 / 著

# 武汉的

Wuhan De Chenxiang Fuying

# 沉香浮影



版  
HAN BOOK

WUHAN  
PUBLISHING HOUSE

武汉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汉的沉香浮影/姜燕鸣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17.10

ISBN 978-7-5582-1675-6

I. ①武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8544 号

---

著 者:姜燕鸣

责任编辑:蔡文华

封面设计:闻 风

本书绘画:方隆昌

封面题字:吕龙飞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21 字 数:292千字

版 次: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42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## 水上的霞影（代序）

三月的雨天，在汉口的黎黄陂路漫步，青绿的树叶掩映着装饰过的老房子，阴天的冷色调让景象变得朦胧，诗意弥漫。雨水浸淫着周遭，清新而绵长，老影像一般，那些长衫旗袍便在眼前晃动着。

这是《汉口的风花雪月》出版七年后的又一次重温，她的续集也如春花秋月，充满诗情画意，也蕴涵更多的容量。就像书中老外婆所言：“老汉口的故事是说不完，道不尽的，就像落在长江上的片片霞影，水流逝了，光还在闪动呢。”

长江之水长流，恒久不变，改变的只是两岸的风景、城市的面貌，还有一代一代的人。岁月更迭，往事就像夕阳里的云彩、江面上的霞影，渐趋黯淡，唯有定格那些瞬间，以留住曾经闪过的光亮、鸟飞过的痕迹。

小说便是一番努力。

一直在创作武汉题材的文学作品，早期创作便以老汉口系列中篇小说为主，本书精选的中篇小说，皆是逐年发表在各文学期刊上的作品，亦是本人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完成长篇三部曲《汉口之春》《倾城》《大智门车站》之后，承蒙广大读者和朋友们的关注和厚爱，时有询问和期待，才有将部分武汉题材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想法，续为《汉口的风花雪月》姊妹篇，对武汉系列小说再作一个补充。所幸得到武汉出版社的大力支持，将此部作品编纂出版。为便于了解和阅读，就以小说时代背景排序，将老武汉题材4篇定作上部，为沉香篇。当代题材5篇定作下部，为浮影篇。

2011年，是辛亥革命一百年，曾去武昌起义门参观，随后想看看附近革命的摇篮小朝街，却找不到，问了好些人，都不知在哪里。后来问到一个大婆，说在武汉九中附近，原来名称早变了。走进去，长蛇一样的巷道，逶迤迤迤，已觅不到辛亥革命时的任何遗迹。只有九中院墙内那棵高大蓬勃的槐树，看似年头不小了，绿叶子探出来，依旧青葱油亮。不知它是否经过那番腥风血雨？感慨之时，便有了那篇《中和门》，写辛亥革命对普通人命运的改变，用了不一样的视角。武昌首义，南湖炮队从武昌城堡的中和门进城，首义成功后，中和门改成了起义门，一年之后，起义门又还原成中和门，改来改去，隐含了一种



政治动荡。

《嗨，足球小子》以汉口博学中学（原武汉四中）的一段真实故事为基础构思而成。萎靡不振的中国足球令人失望，何曾想到，在20世纪20年代的汉口，曾有一群足球小子鼓起我们的希望和热情？当然，不仅仅写足球，还有更多的高意，加之时代风貌的呈现，运用一些武汉方言等，使小说汉味浓郁，也接地气。

《天水》以1931年武汉大水为背景。20世纪初就拥有“东方芝加哥”美名的汉口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仅逊于上海，却因1931年大水遭到重创，此后发展缓慢。小说以一段生死爱情为主线，呈现了当时汉口的残酷现状。大水洗劫了一座城市，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

《风吹过的街道》以汉口沦陷时期为背景，想写一个好人怎么变成汉奸，也是给自己一个逼迫，写出不一样的视角来。但过程不太顺利，等了两年才面世。回头看，这篇细细打磨出的东西，倒还经得起咀嚼。

下部浮影，皆写小人物的命运，《小巷里的女人》《门前有棵桂花树》以著名的汉正街为取景点，前者以永兴巷娄家的生活为主线，描绘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；后者写云梦乡下来到汉口的刘玉英，为夺得弟弟的房子不择手段，揭示人性的贪婪和自私。《雪地无垠》《一九九九年的春节》皆以下岗工人为描写对象，以反映企业体制改革对普通家庭的影响和改变。《白雾》则另辟蹊径，写一农村女孩为寻爱误入夜总会的堕落史。

读一本书的过程，如流水缓缓而过，可看见背景里的城市，是怎样的沧海桑田。至于感受，如同一场戏散场后的回味，各有各的深浅。

而对作者，重温一遍小说，难免百感交集。雨夜里，看到《雪地无垠》里老厂长去世的一段，不觉眼眶潮湿。回想当时写作的状态，那股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，一次次的采访，也是出于一份尊重，对每一段历史，每一个普通人。那些孙德明们对这座城市都有过奉献，不应被遗忘。对弱势群体的关照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，也是城市文明的体现。

书出版了，这不单是作者的，也是读者的，你会在文字中读到那些似曾相识的过往，勾起一番回忆，或温暖，或伤痛，都是生活的情节，与武汉有联系，逃避不了。武汉，早刻在生命的底板，唤起感动就这么简单。

如此，便是一次奇妙的航行。

莺飞草长的三月，在繁花中漫步，那些芳香已化为体内的灵感，又将续写新的故事，如同定格一片江上的霞影，是一份抒发，一份交待，也是一份珍藏。为你，也为我。

谢谢。

2017.3.16 于沌口

# 目 录

## 上部 沉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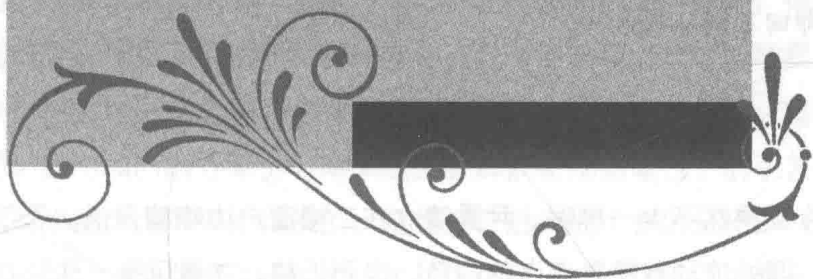
- 中和门 / 2  
嗨，足球小子 / 33  
天水 / 72  
风吹过的街道 / 107

## 下部 浮影

- 小巷里的女人 / 152  
门前有棵桂花树 / 190  
雪地无垠 / 219  
一九九九年的春节 / 258  
白雾 / 294

目  
录

# 上部 沉香





## 中和门

刊发：《长江文艺》2011年第6期

家住小朝街的尹秀清看到南湖炮队从中和门进城了，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入口。不久，中和门改成了起义门。此后的情景，却是投机者篡夺了革命成果，南湖马队起事被人告密，女儿静荷临盆那天，云浩在中和门被冷枪打中，静荷从此疯疯癫癫，起义门又恢复为原来的中和门，生活却回不到从前……

今天果然不大一样呢。尹秀清立在二楼窗户边喃喃自语。苍茫的晨曦中，四处流动着星星点点的白色，走到近前，才看见是一队队左臂膊缠着白布沿街巡逻的士兵。尹秀清眼神不大好，看花眼的时候，便借助其他感官进行弥补。昨夜，他的耳朵边轰轰隆隆的响声一直没有间断，远处是枪声、喊杀声，近处便是一响接一响的炮弹声。南湖炮队从中和门进城了，随后在蛇山和中和门上架起了炮台，向都督衙门猛烈开火，掩护革命军进攻。这一夜，他一直被各类声音刺激着，直到凌晨才渐渐平息下来。此时尹秀清翕动了几下鼻翼，一缕残存在空气中的火药味和血腥味和着清凉的晨风扑了进来，他鼻腔受了点刺激，冷不丁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

房门吱拉一声开了，静荷披着长头发，似蝴蝶一般飘了进来。尹秀



清一扭头，她已到了身后。

“爹，看到云浩了吗？”

“几百米呢，哪看得清！”他呼地一下关上了窗户。

静荷被他堵得一颤，看到父亲紧张的样子，她也受了感染，踟蹰了片刻，静荷又忍不住撩开窗帘朝那边目不转睛地瞅了一会，才闷声不响地出去了。

尹秀清看在眼里，叹了口气，才走了出来。

这座独门小院就处在中和门不远的小朝街里。高高的墙壁像一个盒子，把里面的任何动静都包裹起来。走进大门是一面墙形成的影壁，往右是天井，一边是L形围成的堂屋、厢房、杂物间和厨房。楼上也用板壁隔成几间房屋，父女俩各占一间，其余便闲空着。尹秀清当时看中这一处房屋，正是因为它僻静而方便。小巷的房屋一律整齐高耸又各自独立。出街不过几百米就是中和门，每天进出城门的人川流不息，也搅热了周边的地界，中和门外不远的十字街，店铺栉比，嘈杂热闹，他家的包子店就处在那里。最初他和静荷就住在包子店的楼上，楼下就卖小笼汤包。他家的包子皮薄馅大，鲜香滑嫩，很快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天顾客盈门，连中和门的守军也时常来店里尝鲜。要说他做包子的手艺，也是从王爷府的大师傅那偷学来的，没想到日后就成了养活自己的本钱。可十字街虽好，究竟市井味太浓，人与人之间也过于热乎，总有人关心你，对你的一切刨根问底，一不小心，又惹出是非，生些口角事端，弄得沸沸扬扬。烦恼之时，尹秀清索性又买了小朝街的房子，将包子店交给徒弟保正日常打理。想去时，便做几笼。不想去，就在家待着，反正保正的手艺已与他相差无几了。

静荷再出屋时，头发已梳起个顺顺溜溜的大辫子，人也清爽了些。她将洗漱的残水浇进天井边的几盆月季花里，又催尹秀清道：“爹，连着两天没合眼，快去睡会吧。”

“我哪睡得着？几天没去店里，也不知怎么样了。”尹秀清忧虑道。

“现在市面这么乱，想必保正哥也不会开店门的。”



静荷本想安慰，反而刺激了尹秀清那颗惊魂未定的心。前天夜里，斜对面 85 号被抓出了好几个人，其中就有那个高个子彭楚藩。当初彭楚藩来向他租房，他看此人一身宪兵装束，仪表堂堂，顿时就有几分敬畏，一时不好拒绝。彭楚藩似乎看出什么，解释说不是他住，是帮朋友租的。说话始终很和气，使尹秀清忐忑的心渐渐放了下来。后来得知他们租下了 85 号的房子，以后那院子时常有人进出，也搞些聚会什么的，比一般人家显得热闹。他也时常碰到彭楚藩，彭楚藩也不记什么，总是主动跟他打招呼，很和气的一个人，他就为拒绝人家感到歉疚。直到他眼见彭楚藩几人被抓，才知道 85 号是革命党办公的会所。然而昨天，就风传彭楚藩等三人已被砍头的消息。

尹秀清听得浑身直抖，本以为住在小朝街安静，却不知围墙之外进行着惊心动魄的较量。这一堵墙如何挡得住风雨的侵袭？他为彭楚藩之死扼腕叹息之时，也为自己当初的拒绝感到一丝庆幸。

厨房里的柴火噼剥炸响，白色的烟气从屋顶烟囱冒了出来，有一些冷不丁从窗户口泄进了院子，在四周舞蹈，又热辣辣地蹿进鼻腔，有点呛人。他没有避开，相反是亲近的。他喜欢这种充满烟火气的日子。以前在王爷府时，整天谨小慎微，吃喝拉撒都由不得自己，平民百姓的生活只能是一种奢望。如果没有大格格的嘱托，他也不会冒险离开王爷府，可能一辈子就待在那里了。他感喟着，不由瞅一下静荷在烟雾中忙碌的身影，心里唤起一丝不忍。把姑娘当丫头使唤了，人家可是金枝玉叶，由着我这样作践，以后她死去的老子娘不报应我？尹秀清想到这些，心里不由打了个寒战。他不是请不起佣人，包子店的收入，加上以前的赏赐和大格格给的，足足可以让他和静荷过一辈子的舒适生活。可是他不想让外人进入他的生活，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底细。当初拒绝彭楚藩也是出于这个原因。静荷小时，他曾雇过一个老妈子，还算勤快，就是嘴碎了些，怎么就父女俩呀？再看尹秀清模样周正，不缺胳膊少腿，又有手艺，怎么就不找个女人呢？老妈子不敢问尹秀清，就时不时问静荷，静荷只几岁，不知道的，就问爹，她母亲哪里去了？尹秀清受不了这些

聒噪，只得把老妈子辞了。其后便叫十字街的表姐玉珍帮着料理一下，玉珍是他表舅的女儿，家里穷养不活，表舅就让她跟一湖北贩货的走了，后来就在武昌十字街定居下来。尹秀清当初离开王爷府，也不知道除京城和家乡之外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。唯有这个表姐在武昌，便来到了十字街，包子店也离表姐住的地方不远。表姐帮着操持了几年，家里开起了杂货铺子，一心挂几头，总有些勉为其难，后来就不大有空来了，只叫儿子云浩多担待一些。云浩那时刚满十四岁，来店里学做包子已有一年，他勤快聪明，比大他四岁的保正学得还快。那时静荷已学会了做饭洗衣服，有时喊云浩帮着做些出力气的杂活，云浩总是随叫随到。有一天，尹秀清无意中瞥见云浩和静荷在厨房里嘻嘻哈哈地谈论什么，两人笑作一团。尹秀清倏地不舒服，随后便去了一趟表姐家。不久，云浩就离开了包子店，去汉口的一家典当铺当学徒去了。尹秀清也没再去表姐家，表姐也不来走动。后来搬到小朝街住，也是为了避免这份尴尬。

这一晃便是五年。后来尹秀清与十字街的杨秀才家结了亲，表兄弟之间的关系才有所松动。在静荷的亲事上，尹秀清自觉是谨慎的。他得遵循大格格的嘱托，找一个能让静荷幸福一生的人选。他当然舍不得静荷离开他，也动过找一倒插门的女婿进来的心思，一想又不行，女婿是外人，如果相处不好，他大半辈子的清静日子不就泡汤了吗？至于云浩，他瞧不起那贩货的老子，自然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何况云浩家境寒微，与静荷也不配。所以当初一看苗头不好，他就赶紧处理了，即使得罪了表姐也在所不惜。想来想去，他只能希望静荷在附近找一位人品端正又体面的男人嫁了，到时见静荷也方便。正好杨秀才也有意结亲，杨公子天瑜毕业于师范学堂，文质彬彬的，对静荷也很满意。父子俩上门提亲，尹秀清看着不错，也就答应了。只是静荷不太愿意，以致婚期迟迟未定。尹秀清当然知道静荷心里所想，但他不想强迫静荷，得让她慢慢转过弯来。

此时尹秀清还顾不得想这些，一连几天的刺激令他心惊胆战，坐卧不安。时常去包子店打转，对市面上的动静不能没有感知，“中秋节杀鞑子”的呼声就没少灌进耳朵里，他感觉天地真的要变了，大清廷可能



走到尽头了。他不是旗人，但自小进王府里当差，旗人王爷主宰着他了，他的身子是属于王爷的，他的精神更是以王爷为一切。这种思想从他少年时就开始强化，此后一直盘踞在他的脑子里，以至在他离开王爷府多年后，王爷的模样还是在心里存着，不仅没有消退，还根深蒂固了。这种感觉让他一直对当初的行为惶惶不安，总害怕王爷府的人找到他。虽说衣食无忧，却总有一种飘零感，像孤魂野鬼似的没有着落。有时也不免想回一趟河北老家，但又不敢，害怕王爷府的人找到他后，一切前功尽弃。所以，当他闻到杀鞑子的风声，虽说紧张，内心不免感到释怀，好像谁给他搬动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似的。如果旗人不在了，他起码不会整天担心受骇吧。只是，他还是习惯头顶上有个天在，皇上是天，皇上是王爷的亲侄子，他们不在了，他的天就塌了。在他心目中，皇上和王爷已是一种精神力量，他的脑子形成了定式，改变已不太容易了。

## 二

父女俩正围着桌子吃着稀饭，突然响起咚咚的敲门声。尹秀清的心陡然提了起来，这时会有谁来呢？保正没来过，他也不敢来，杨家似乎也不太可能。他喝下一口稀饭，见静荷已放下筷子，眼神不安地盯着他，才整了整衣襟走了出去。

门吱呀一声响过，不等他说话，表姐玉珍像一阵风似的扑了进来。

尹秀清赶忙把大门关严实，便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玉珍心急火燎道：“云浩几天没回家，中和门也没有，说昨天就没在城门楼站岗……你们见过他吗？”

“没有呀。”立在堂屋门口的静荷连忙答道。

玉珍惨白着脸说：“这下糟了，真打都督府去了。”

尹秀清一脸困惑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玉珍忙接口：“你住在小朝街还不知道，前天清晨被砍的三个人，是革命党的头领……”

尹秀清吃惊道：“怪不得昨日一早就关了城门，还四处搜查，晚上又打起来了……云浩要是真去攻打都督署，就不怕到时也被杀头？”

玉珍一听，眼泪顿时就下来了：“你还说呢，昨夜都不知死了多少人，今早都在搬运尸体呢……这仨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活呀……”

静荷的脸色也变了，拉住玉珍的胳膊说：“二姑，我们这就去找他……”说着扯下围裙就要出门。

“站住！”

尹秀清斥责道：“这兵荒马乱的，有女孩子家出门的吗？”

静荷扭了一下身子，眼里噙满泪水地叫了一声：“爹……”

尹秀清并不理会，转头问玉珍：“他会不会去了别处？”

“不晓得呀。”玉珍愁苦道。

尹秀清思忖了片刻，便说：“我正要去店里，去问问那些守军有没有知道他的。”

玉珍说：“不用去了，昨天就没见保正开门呢。粮油店都关了，米粉没得卖，他拿什么做包子呀？”保正是玉珍婆家的亲戚，两家又在一条街上，自然断不了联系。

尹秀清听这一句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他并不在意店里的生意，倒是在意安全。静荷去厨房添了碗稀饭出来，对玉珍说：“二姑，吃碗稀饭吧，刚煮的。”

玉珍连忙摇头：“我不吃，走了。”

尹秀清说：“刚来怎么就走，什么都得先吃饭再说。”

玉珍还在摆手：“他爸等着信呢，我得赶回去。”也不容父女俩劝阻，拉开门去了。

天井蓦地空了些，仿佛被玉珍卷走了什么。父女俩的心也跟着发沉，不知边际地揪扯着什么。须臾，尹秀清才走到堂屋里坐下。没见静荷进来，从窗户瞅见她站在厨房里发呆。

此时尹秀清不得不承认，云浩这孩子已进到静荷心里去了。他和玉珍表姐五年没来往，为的就是静荷。可是万万没想到云浩会去当兵，后



来又留在中和门站岗。

尹秀清每次从中和门进出，见云浩站在城门楼向他招手，总有几分不自在，静荷定了亲，他也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再见到云浩时，多少有些歉疚，当初的做法实在过分为点，要不他还是在包子店里干着呢。几年不见这伢倒出落得有型了，五官跟玉珍表姐很像，不似他那贼眉鼠眼的爹。玉珍表姐当姑娘时算是个美人呢，跟一货郎走了，尹秀清就感到有些亏，但当时他人小，也没说话的份儿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玉珍被姓陈的货郎拐走了。几年以后尹秀清逃到湖北，也是记挂着玉珍表姐。

有时云浩在城门楼下站着，见尹秀清过来了，便叫他一声表舅。尹秀清也笑着招呼：“你当兵了呀？”

“嗯。当兵了。”云浩笑了笑。

“你爹妈舍得？”

“我自己愿意，他们也管不着。”云浩扬了扬脖子说。

尹秀清不再问了，呵呵两声走了过去。他当时倒没细想，云浩是怎么瞒着父母偷偷报的名，也没细想怎么就安排到中和门上值事。原因竟是为了静荷。云浩想见到静荷，就想了这个法子。

后来的发展自然依了云浩所想，他终于见到了静荷。

静荷本是不常出门的，但是她三天两头要去买一趟菜。她喜欢到城墙外的农户手上买，他们把担子撂在路边叫卖，担子里全是刚摘下不久的新鲜菜蔬，鲜嫩嫩，水灵灵，看着就让人爱不释手，何况比城内便宜。静荷趁着买菜的间隙，常偷偷去十字街的表姑家，和玉珍说上一会话，便顺便问起云浩哥的近况，答说他在汉口帮人收账，难得回一趟家。静荷便说二姑怎舍得把云浩哥送那么远。玉珍说是他爹的主意。静荷知道二姑父爱财，当初父亲不愿跟他家来往，也是瞧不上二姑父这人。好在这姑父长期在外贩货，不常见着。静荷待了不长就要走，怕被包子店的人碰到了。即使碰不到父亲，别人见了也会传到他耳朵里，谁叫十字街就几百米长呢？

话说回来，静荷怨十字街不长，也有别的原因。那天她就碰到刚回家的杨天瑜，一时不知所措。杨天瑜见到静荷也愣住了，问她：“你是来找我的吗？”静荷不好回答，又怕引起误会，只得含糊一口：“来包子店看看。”杨天瑜似乎觉得有趣，笑着点破道：“你还不承认，你家的包子店在那头，这边只有杂货店，对不对？”静荷窘得脸通红，心里便怨这杨公子说话真岔，还是读书人呢，怎么就那么直筒筒呢？还想娶人家做妻子呢。静荷心里一恼，脸上自然不好看了。杨天瑜似乎不在意，继续说着：“静荷，以后我们碰面的时候多了。”静荷问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有朋友住你家不远的小朝街，我去那不是容易见到你吗？”静荷客气道：“那好呀，有空就去家里坐坐。”杨天瑜却道：“最近很忙，可能没时间，等忙过了，我一定去。”这话让静荷听得诧异，但一转身，就把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秋天的叶子一片片落下后，寒气便尾随其后。城墙下的菜农摊子收得也早了。这天，静荷从二姑家出来后，便匆匆往回走。来时她看中了城门口那菜农担子里绿嫩嫩的小朵子菠菜，说待会她过来买一些，要他留着。可是等她走到城门口，菜农都已经卖完回家了。天气冷，谁愿意站在这喝西北风呢？如果今天没菜吃，爹就知道她在外面野，说不定以后就不让她出来买菜了。等下知道了一定会说她，昨天已经察觉她去了二姑家，回来训了她几句。静荷站在空荡荡的城门口，倏地有些懊悔。刚才也是在二姑家待得久了些。二姑说云浩身上单薄，这几天会回来取衣服的。她就故意在那磨蹭着，想见到云浩。可是左等右等，一直不见云浩的身影，她怕耽误了买菜，只得赶回来，谁想还是扑了个空。

静荷只得快快往中和门方向走。刚走进门洞里，忽听背后有人叫她的名字。她一回头，看见一个急促的身影，她眨了眨眼，才看清是云浩。

云浩说他刚回家，一听说静荷前脚才离开，便赶了过来。

静荷望着长如一棵树似的云浩，心里不由怦怦乱跳，脸颊也红成了两瓣桃花。云浩因为激动，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，眼里透着一股热力，静荷抵挡不过，赶忙低下头去。



云浩到底按捺不住，涨红脸问：“听说你订婚了？”

静荷只得点了下头。

云浩难过道：“我做学徒很苦，但为了以后赚钱了能娶你，一直忍耐着，没想到还是让别人占了先……”

静荷低头绞着辫子说：“这是我爹做的主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云浩心里像梗着一块石头，难受极了：“在汉口我总在想你，我不能忍受你跟别人……”

静荷受不住，不由表白道：“我也想你。”

云浩激动道：“要不……你跟我到汉口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。”

静荷摇头说：“这哪行，我爹会气死的。”

两人立在城门洞里，脚下似有铅砣，沉得不能动弹。这时城门口有个叫刘玉民的正目，过来跟云浩打招呼。原来云浩在包子店当学徒时，刘玉民常去买包子，彼此便熟了。得知云浩去了典当铺，刘玉民便摇头，说那学徒有甚意思，整天只会看老板的脸色，看我们多好，只做战场上的英雄。静荷见两人谈上了，便要回去，近来爹知道她常去十字街逛，已训斥她了，说订了婚的姑娘，还到处乱跑，让婆家看见多不好。待久了，说不定爹会来寻她的。云浩见她要走，就有些受不住。刘玉民看出端倪，便说：“你们见一次面不容易，不如来我们这里，就能天天见面了。”云浩此前已有些羡慕他们，只是父母不允，便不敢动这个念头。此时与静荷久别重逢，正苦于来日迷茫之下，见刘玉民一身挺括的军装，戴着神气的大檐帽，做学徒本不遂心的他，被眼前的情形一刺激，那个念头止不住似火苗一般蹿了出来。

### 三

尹秀清在屋里待了两天，终于坐不住了。玉珍没再露面，不知现在情况怎样了呢。也难怪，隔这么近，倒是五年不往来，换了谁也有个疙



瘩。不是逼急了，玉珍表姐是不会上这门来的。但是打碎骨头连着筋，两家没有往来，心里却记挂着对方。毕竟表姐是他在此地唯一的亲戚。

尹秀清吃了一点稀饭，就准备出门。静荷到底撑不住，问道：“爸，您要去哪？”

尹秀清说：“去店里看看去。”

静荷叮嘱道：“路上要小心呐。”

“晓得。”他应了一声，推开了门。

巷子里都关门闭户，进出的人也不多，如果不是耳朵里灌进一些街上的嘈杂声，似乎一切依旧。尹秀清拐了一个弯，便看见前面老孙头家的粮油店前围了好些人。走近了，才知大家在看一份布告。尹秀清认识些字，见上面贴的是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》，有人在大声念着：“……建立中华民国，同胞无所差池，上民工商尔众，定必同逐胡儿……”跟前的几位听着激动，便抹起眼泪来了。

尹秀清脑子里嗡嗡作响，仿佛前日的枪炮声又在耳边响起，冷不防背后被拍了一下。

“几天没见你的人，你店里的面粉钱几时付清呐？”老孙头在嚷。

尹秀清呵呵一笑：“还少得了你的？”

老孙头说：“还是改朝换代好，把以前的捐税全废了，你我的日子再好过了。”

尹秀清应和道：“那好啊，其他的不指望，就指望少收点税。”

老孙说：“要是一直这样就好了，就怕又变。”

尹秀清说：“那是，老百姓就怕这个。”

“你表侄还在中和门守着吗？”

尹秀清不置可否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老孙摸着尹秀清的辫子说：“莫去，凡是经过的，都得剪头。”

尹秀清不明白，老孙头便指了指人缝里的两位，齐齐地杵着一截头发，辫子没有了。见尹秀清还愣着，老孙便做了个剪的动作。

尹秀清说：“这是皇上要留的，我不让剪，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？”